

人，包車去過蓮花山、丹霞山、波羅廟、光孝寺，還有一大堆我們不認識的山和廟。我們問她們丈夫兒女有沒有一起去，「沒有！我們有我們的活動，男人和後生有他們的活動。」這樣的「旅行團」多少錢一次？「100塊。」「不，80塊。」，另一個插嘴說。

接近11時，也就是農曆3月23日子時，大家都停止跳舞而紛紛點香燒元寶向天后拱拜祈福。這時候，一輛又一輛的轎車把一群又一群明顯是發了跡的人載到這裏還神，男的西裝一度，女的高跟長裙，他們拜神不忘談生意——「你今天入了多少？」「我不敢入太多，今天早上股價跌得很厲害。」時間就是金錢，他們來去匆匆，轉眼間車子都絕塵而去。

在云云參拜的善信當中，另一群也是來自東莞的婦女所作的儀式尤其吸引我們注意。她們十多人一起站在廟前空地的香爐前，正對着端坐在廟內高達3,4層樓的天后像，一邊燒香，一邊由站在中間的一個老婦人把她們帶來的紅紙上的禱詞唱出。寫錯字不打緊——「天后」寫成「天厚」——重要的是她們要告知天后的信息是寫下來的，是寫下來的就「靈」。寫在禱詞之下的，是這群婦女的家庭成員的名字和各家所捐款項。後來，這群婦女移師到

正門右側，圍成一圈，每人雙手拿着一盤元寶，元寶上點了蠟燭，紅紙則由兩名婦人高高舉起，橫跨着這個由人和元寶組成的圈子。剛才負責念唱禱詞的老婦人又用土話唱了一段很長的歌。蠟燭掩映，紅紙給照得格外通紅，整個場景，和西方的教堂儀式一樣莊嚴肅穆，那當主持的婦人像道士又像神父，反正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是一種宗教性的權威，一點都不讓人覺得她是三姑六婆之輩。這老婦人唱罷，整群人又移師至正門左方「聖水池」不遠處，把元寶和紅紙一併焚燒，火紅的飛灰冉冉地升上漆黑的天際，大家不禁舉頭仰望。「好神聖啊！」「阿媽（天后）好歡喜哩！」「我們下次也這樣做吧！」正在旁觀的3個婦女如是說。

拜過神後，眾人又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打牌的打牌、求神問卜的繼續求神問卜，反正今晚是不夜天，大家都覺得要盡興方休。在繽紛喧鬧之餘，也有寧靜的一面。有些婦女躺在廟堂裏睡起覺來，有些成雙成對的促膝談心，也有些獨自念念有詞，用土話唱出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得見才能聽得懂的歌，可能她覺得她正在與天后交談，也可能她真心的覺得自己就是天后，反正上天下地，宇宙穹蒼，在她的腦海中自有一個世界，不是我們這些「讀書人」可以輕易窺探的。

關於清末至民國時期澄海縣同善堂的一份檔案

陳春聲

中山大學歷史系

廣東省澄海縣檔案館所藏該縣50年代初「土地改革運動」時期的檔案中，有一份題為「澄海公產

概要」的報告，重點報告了清代道光年間至1949年該縣「同善堂」的管理和祠產運作情況，內容如下：

1、同善祠是清道光年間所建，是澄海各姓氏的「會宗」，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大集團。清末年間，澄海有句俚語「會文祠」，它的意義是集合全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指揮當時的封建統治者。

2、同善祠的產業，有沙田、泥田約三千畝，店屋數十間，分布潮安、東隴、澄城。這些產業的來源為各參加這個組織的地主們所捐出，當時捐數量最多的是冠山鄉鄭遠輝，每年祠產收入約二千左右石穀。

3、在清末時代，祠產的管理是每年科舉考試得中的「批首」負責這一年的財產的管理權。及後改由抽籤、輪值的辦法，有權參加抽籤的人資格限定「秀才」以上（辛亥革命以後，小學畢業生就有資格參加抽籤）。負責一年理財的人名義叫做司事。在大革命時代以後，由於反動國民黨的霸權，改為管理委員會，歷次都由反動國民黨偽書記長之類所把持。

4、每年祠堂收入大約可分為幾方面使用。□春秋二祭演劇、祭費、席費，□貼津在縣境以外各地讀書的縣籍學生旅費，□津貼中小學經費（此項在日帝投降後約佔90%左右），□所謂社教經費。

5、「理文祠數」，這是澄海一句很流行的俗話，這是說負責司事的人就可管財。司事除了銀子出入任意登帳，以貪污大批財產外，還有「寫仰」的「茅鞋錢」，即「人情錢」。每任司事多籍名吊佃，另行「放抑」，這就有了抑銀和人情錢的收入。典型事例為蔡德欽（清末）有一次任司事，當春祭二日間，數部白記購入「金谷殼」（粗糠）五百光洋，福祿管（飲水小竹管）五百光洋。

6、祠戶領耕的人，直接並不是農人，大多是各鄉的封建代表人物，憑藉封建勢力，各佔據所在地的田園，做起二地主。以重抑輕租向司事直接領得耕權。堤圍水利等費雖說是由二地主負責，但都還是在農民身上想辦法，至於「抑錢」，大多數亦是由農民負責。一般放耕的情況，是由二地主將所領田園，除起了佃頭田、守水田（負責水利農民的酬勞費）、老爺田，所存的以高租放給農民（一般比祠租超過40%）。有小部分尚有水利的利潤，這多數是由二地主和守水人員均分。全部祠產，在解放後統計，二地主所得利潤佔祠租的50%—60%。

7、日帝投降後，全祠產業並投耕管八年。參加競投的不是農民，而是一般在政治上有勢力的人。沒有押金，但先收未來租（約二千七、八擔）。

文中提到的「澄城」即澄海縣城，「東隴」、「冠山」是該縣的兩個大鄉，潮安為澄海的鄰縣。「同善堂」當地人習慣上稱為「文祠」。雖有許多細節在這份檔案中還看不出來，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清代後期至民國年間韓江三角洲地方公產運作的大致情形。

近年中國大陸實行《檔案法》，許多過去難以

接觸的檔案得以公開。對研究傳統鄉村社會的人來說，最有用的檔案之一是所謂「土改檔案」。就筆者了解的情況而言，土改檔案中除了各種政府文件外，還包括了土改工作隊的「敵情偵察報告」、定期的「情況匯報」、會議記錄、統計報表和重大案件的審理報告等等，有的還附有1949年以前鄉村政權組織或社會團體活動形成的有關文字資料。